

回望旧面孔

新年继续

衡水中学毕业的我，采访了3位校长

□ 尹海月

2020年下半年，我采访了3位校长：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的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去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支教的杭州校长陈立群，还有把8个留守学生送到清北的校长罗湘云。

我毕业于衡水中学。第一次得知我毕业于此时，同事们露出我仿佛来自地狱般学校的惊讶表情，抛来一个个问题：你们吃饭只花几分钟吗？你们跑操就像军训一样吗？你们真的紧张到没时间上厕所吗？

看，衡水中学四个字总能引来强烈的好奇。每当这时，我都会说，还好，没那么夸张。但其实，谈到母校对我的影响时，我多数时候是模糊、不自知的。

在母校，我曾接受过残酷的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没错，我称之为残酷。我曾因过早操掉影响班级队形被班主任骂到哭，因在严抓卫生期间掉落一张纸被要求回家反省一周，因成绩逐步被叫家长。

后来，我考进一所985大学。在一所一年能有200多人考上清北、一本上线率高达90%的学校，这不太值得祝贺，但于我而言也算不错的起点。

我的同事说，在我身上看到了高中赋予我的抗压能力。毕业后，我常思考一个问题：我的高中经历究竟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

2020年，采访那些校长时，我有一份私心：这些心怀教育理想的校长如何看待衡水模式？

采访张桂梅校长，我在华坪女子高中看到衡水模式的影子。女生被要求剪短发，每天睡眠5小时，吃饭时间10分钟。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她们跑进食堂，一言不发吃饭，又跑回教室，仿佛看到了高中时的自己。

张校长很认可衡水模式，这令我惊讶。在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学生什么都不用做，学校食堂常年备有面包、水果、酸奶，教室、宿舍都有空调，为了不让我们学习分心，学校有专门人员管纪律，一旦你做了跟学习无关的事，比如吃零食、迟到、在宿舍不睡觉，你的名字就会出现一张记录班级表现分数的表格里。

这些，张校长都很了解。她曾效仿衡中的方式管理女高，发现女高不具备这么多人力、财力，作为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学校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分发，其余的钱都要靠她化缘。相比衡水中学的学生，女高学生基础差，她能做的，除了督促老师增进教学水平，只有让学生打时间仗。

这里的学生每天比我们高中时少睡2个小时。很多人觉得张校长无情，我能理解她，对那些连学都上不起的山里女孩来说，高考是唯一的机会。

后来，我陪张桂梅去一个女生家里家访，破旧的土房子里，唯一的家电冰箱盖着蜘蛛网，被子脏得泛着油光，灶台很久没开火了。女孩的妈妈改嫁，爸爸酗酒。女孩中考失利，本没有机会再读高中，她在村里打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证明，冒着雨来敲女高的大门。张桂梅收留了她。

这样的学生，张桂梅见过太多。她太想把这些女孩送出大山。为了节约时间，女高学生去县里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说孩子们压力太大，该多花时间吃饭，张校长让医生闭嘴。她说，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我不管，就这么干。

如果没有张桂梅，黄付燕或许还留在山里。她读女高时，爸爸在工地上做临时工，妈妈在家种地，哥哥患上淋巴恶性肿瘤。为了省钱，她在学校不吃晚饭。

后来，张桂梅去她家对爸爸说，你家姑娘的生活费以后你们不用管了，我们学校想办法。2011年，黄付燕考上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卖收藏品、先



张桂梅看学生跳课间操

王倩/摄



罗湘云带老师去钟芳蓉家祝贺 受访者供图



2017年9月5日，贵州剑河，久甲小学的师生在换上新课桌的教室里上课。视觉中国供图



张桂梅家访

尹海月/摄

后在两家公司上班，后来，她又随丈夫去贵州，结婚生子。2018年，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去见张桂梅，想给学校捐款，张桂梅拒绝了。

当时，黄付燕还没找到工作，她感觉到张桂梅有些生气，好不容易读个大学出来，就在家当个家庭主妇。当时，张桂梅让她回去再努力，有需要时候再联系。

这件事后来在网上引起争议。有人说，张桂梅歧视全职太太。张桂梅对媒体回应，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是怕她们被丈夫抛弃，一旦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你当全职太太会最先被淘汰，磨来磨去，原来水准都没有了。

张桂梅知道，自己的学生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她们没有退路。黄付燕也公开回应，称校长话丑理不丑。2019年，她考上贵州一所小学的特岗教师，她说是女高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在之前的报道中写了女高不够完美的一面，比如，为了让女生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张校长如何把控菜品的温度，让学生在5分钟内吃完午餐，学校也没有开设性教育课程，这些都引起一些争论。在我看来，这已是张桂梅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正如一位读者所说，有限的条件下，只能对目标做减法。

要高分还是要全面发展，这可能是考验很多校长的一个问题。我后来采访了正源中学的校长罗湘云。罗校长坦承，学校追求分数，学校从2018年开始派尖子生去衡水中学学习，按照衡水中学课程表调整课程计划，也用衡水中学的试卷，他认为国家既然是高考的选拔制度，就要努力让孩子出人头地，教育本来不应该这么做，但你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正源中学留守学生人数过半，2012年至2020年，学校有13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其中8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我采访后知道了学校成绩做人的密码。这里的学生初二就读完初中的所有课程，随后进入准高一，用4年时间备战高考。

在我看来，这仍然是向分数看齐的教育模式，学生的素质培养都指向高考成绩。相比我的高中，这里的高中氛围轻松许多。学生们不用穿校服，纪律没有那么严苛，休息时间也比我们多，但他们仍以考高分为主要目标。

这自然是有效的。该校多位清北毕业生告诉我，如果不是学校的2+4模式，自己很可能只能考上一本。

但当他们进入更高一层的世界，发现封闭单一的高中生活也因此限制了他们。正源中学一个去年考入北大的女孩告诉我，因为在高中很少上实验课，在北大她连显微镜也不会用，她去问老师怎么调焦，老师匆匆帮她调好，让她直接观察微生物。她还是不会，又问同学，同学说，我已经观察好了，你直接来我这儿看。

看老师不停回答同学高深的问题，她不好意思再开口。我到现在都不会用，太难过了。

我知道，未来他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弥补差距，建立自信，完善自我。但能因此判定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是那种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是不对吗？

我问过张桂梅这个问题，严苛的学习环境会不会让学生变得封闭、狭隘。她说，随着学生考入大学，这些会慢慢改变。我认同她的观点，对一个毫无资源和背景的农村娃而言，考大学更紧迫，这决

定了未来的起跑点有多高。采访过两位校长后，我更加理解了那些山里的孩子、留守孩子没有什么能争的，只能争高考。直到我采访第三位校长陈立群，他不认同一味追求分数的教育模式。

陈立群曾在杭州学军中学任校长，2016年，他被邀请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任台江民族中学校长，4年时间，他让这所学校从全州垫底的本科10%上线率增至79%。

他不赞同为了分数过度剥夺学生时间的做法，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人与45天速成鸡无异，只讲究效率，不注重个性。在陈校长看来，教育者应该先把学生当人，爱这个人本身，不论学生品行优劣、成绩好坏、家境富贫，真正把学生当孩子，不要试图控制他们。最后再把他们当学生看，他说，教育应该是奥运会，各展所长，各显其才。

在台江民族中学，女生不用剪短发，学生每天早、中、晚都有1小时活动时间，还有很多社团活动。一天中午，我站在教学楼前，看到学生们慢悠悠往教室走，毫无紧张的氛围。

陈校长认为，要提高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根本要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每一堂课的思维含量。

台江民族中学成绩的提高证明了他方法的有效。但这并不能说服我，我认为陈校长之所以能在分数面前保持理智，源于这里没有能执行衡水模式的人。西部办学面临的很大困难是缺钱，有小学连电费也交不起，小学校长只能拿自己的工资垫付，在这样的条件下，校长们一门心思想着筹钱，保证学校水、电正常运转，

工资如期发放。陈校长是个特例。作为被特邀来支教的校长，他有能力、有资源，可以在此施展自己的教育理念。我问他，假如他在河北任校长，面对升学率的竞争，还能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吗？

他说自己依然不会走衡水模式，哪怕成绩差一点。他认为只考虑学生走得远、只愿当下阵子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考虑学生长远的一辈子。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社会化。

我跟随他去家访，一位今年的毕业生住在山里，我们驱车1个小时，又步行近半个小时，攀上一层比一层高的台阶抵达海拔近1000米的家，家门口外几米就是幽深的山谷。高考前不久，男生家门口的地面出现了裂缝，陈校长拿出1万元让男生修缮地面。男生的母亲早逝，父亲外出打工，家中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

为了供养两个弟弟，他一边打假期工，一边读书。今年高考成绩只能报考大专院校，他犹豫继续读书还是打工赚钱，陈校长没有替他作选择，只说，要尽好大哥的职责，帮助两个弟弟好好读书，哪怕有一天弟弟们都读出去，没有回报他。男生点了点头。

我听后很感动。多年以后，弟弟们读书有成，若真的离开他，他应该也会很宽慰，有人教过他付出不要强求回报的道理。

后来，我们又去一位女生家。那天天下着大雨。女生家也是单亲家庭，父亲外出打工，她和弟弟两人在家。进屋后，我们发现读初中的弟弟正在念书，一面墙贴满了弟弟的奖状，陈校长本是来给考上大学的女生送红包的，告诉她大学费用会有爱心人士捐助，不用为此发愁。临走前，他又奖励女生的弟弟500元，鼓励他好好读书，并因为这个没有雨伞的家庭留了一把伞。

这个一直沉默的女孩在我们上车前，送给陈校长一个拥抱，哽咽着说了一句：谢谢校长。

和陈校长交流近10天，我多了一些思考：高考是很重要的，一切向分数看齐的教育模式就是对的吗？因为分数重要，教育者就能以此为借口，忽视学生的内心感受和自尊吗？如果拒绝这种教育模式，那些底层成长的孩子还有翻盘的机会吗？还有折中可行的教育模式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没有找到答案。2019年夏天，我回了一次衡水，发现升学竞争已从高中延伸到初中，甚至小学。

一位来自邢台的家长告诉我，2017年，得知只有在衡水本地满4年学习经历，才有资格衡水中学公费生后，她将上六年级的女儿转入衡水一所小学，学费一年1.4万元。之后，女儿顺利考入衡水五中，在衡水五中初中一部，有7000多名学生，共140个班，她听班主任说，只有前600名学生会进入衡水中学。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019年，衡水本地满4年学习经历被要求增加到5年。她算了笔账，如果孩子考上衡水中学，加上学费、生活费，高中至少需要每年5万元的教育支出。她感叹，现在就要咬紧牙关挣钱。

我的侄女也在衡水读书，春节期间看到她因为成绩退步闷闷不乐，我不知道应该劝她不要太在意分数，还是打起精神继续努力。

我曾跟一位衡水中学的老师讲过，高中的学习经历很多时候并不令我愉快，唯分数、唯集体的理念让我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我的老师说，你不要只想学校让你失去了什么，可以想想它带给你了什么。

后来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至今，我也说不清，衡水中学于我的具体意义。在找到答案之前，我打算对我接受的教育保持善意的怀疑，从未来的采访中去进一步寻找答案。

她被我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寻子的内容不变，更新的似乎只有找寻的年头，23年、27年、32年。

她被我定义成那个有力量的人，为了寻找嘉嘉不能倒下的母亲，很多丢失孩子无力家庭几乎全部的希望。

有时善意的建议也让她痛。有人说她过于执拗，有人劝她再生一个，有人让她早点儿翻篇。可那是我身上的肉。她说，这不是丢钱、丢车，我舍不下。

如今，她望着嘉嘉，她34岁的面颊已有浅浅的褶皱，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某个角度看起来还和小时候一样，乖乖的。他向自己跑来的姿势和过去一样，右脚习惯性向外撇，似乎把过去和现在连接了起来。

他凌晨4点半起床，下午6点钟收工，中午回家做饭、午休，白天忙的时候能和工友坐着聊聊天，工资4000多元，比原来开大巴车少。放假的时候他最忙，国庆节、元旦都在班上度过，他别无选择，在自己的四口之家，他是唯一的劳动力。

他在网上卖过小家电，但交不起平台上的铺位推广费，忙活一天赚不到什么钱。至于欠款，他说不清自己还要还多少年才能还清。2020年结束时，他才开工两个多月，第二个月的工资还要10多天才到账。欠医院的、欠亲戚的，那个记着每一笔欠款的小本子被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我的报道刊发时，何国荣正失业在家。他看过网友的每条评论，专门注册了一个账号，偶尔回复网友一句谢谢。他也会时常翻出那些留言给自己打气。

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欠款他依旧会慢慢还下去。忘了说，他的网名是绝对靠谱。

□ 王景烁

2020是李静芝的收获年。她说，以后我不叫打拐妈妈了，大家叫我嘉嘉妈妈。

2020年5月，李静芝终于见到了自己丢失32年的儿子嘉嘉，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为了找儿子，她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了20多个省份，见过300多个孩子。她帮29个走失者找到了家，第30个是自己的儿子。

大半年里，母子俩一起旅行，他们在青海的茶卡盐湖、塔尔寺，湖南的张家界合影，几乎每一张照片里，她都在笑。现在想让我不要笑都很难，她说。

所到之处是她从未去过的景点。她曾去过不少省市，但每次都拍着时间，算着花费，尽可能赶在一个周末往返。她的目的地总是农村，和那些陌生的孩子合影里，她总是嘴角。

认亲之前，李静芝常驻天津，嘉嘉生活在成都，现在两人把西安作为长期居住的

落脚点。原因很简单，嘉嘉喜欢西安，那里有小时候的记忆。

她努力地走近他。开始时小心翼翼，她不知道该怎么以轻松的尺度和他说话。时间久了，她顺口就是玩笑，他们从没吵过架。她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一天晚上，他们漫步在西安热闹的街头，风嗖嗖地，嘉嘉轻轻地问她冷不冷，他还说，把手放到我的口袋里边儿吧。她笑了，记住了那个夜晚。

两岁多的嘉嘉丢失后，她一直在想象里学着做母亲。他没到上学的年纪，她担心他能否吃饱穿暖；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又担心他不会学坏。

如今，儿子34岁了，很独立。她说自己错过了他那些年，也只能在边上提提意见，儿子大的人生规划和方向她已经参与不了太多，毕竟是两条轨迹了。

一些话她在电视节目里说了很多遍，一些话她没来得及公开说。她想告诉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无论结局如何，至少让亲生父母知道你活着，你过得很好，知道你到底是谁。她很清楚，不少养

父母给孩子从小灌输了被遗弃的理念，这也在走失者和亲生父母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找到儿子后，李静芝的社交网站上收到了大量祝福，有网友留言，20年前就看过她的节目，她的故事给了很多迷茫多年的家庭希望，有人说，你找了32年都能找到，我们只要再坚持一下，相信也一定能等到这一天。

不过，曾和她一起寻子的家庭仍有不少还在路上。她记得陕西蓝田县的一位父亲说：找不到孩子我死不瞑目。

她也听过这样的故事，有年轻人前往基层派出所做DNA，但当地派出所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最终没能采血成功。李静芝希望，打拐DNA数据库能更进一步地地下沉。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未成年的走失者多数没有能力自发做DNA采血。李静芝因此建议，公安、妇联、民政等部门联合进行深入摸排，对年龄小且来路不明的孩子给予更多关注，帮他们采血入库。



李静芝和儿子在青海塔尔寺打雪仗。受访者供图



李静芝和儿子在青海塔尔寺。受访者供图